

一生能有多少爱

爱像是脚印，我们踩着、印着，走到今天。
回头，即使脚印印在冰雪之中，或早已湮灭，不复可寻，
仍然知道，那是我们走过来的爱。
人的一生有多长，人的一生就能有多少爱。

刘墉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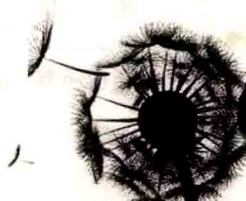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一生能有多少爱

刘墉^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

图字：01-2010-207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能有多少爱/(美)刘墉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0.8

ISBN 978-7-80244-790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9119号

著 者 [美] 刘墉

责任编辑 张 晶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6.375
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790-5

定 价 17.5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前言

十年悟道总为情

刘 墉

我的人生很无常：

三岁就被带离父母身边，到了个陌生的家，据说连续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天到了傍晚，我就会坐在门口，喃喃自语地说“回家吧！回家吧！”

五岁，我的生父过世了，养父牵着我在人群中，远远地参加了丧礼。九岁，最疼爱我的养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跪爬匍匐着去一家家报丧，面对好多亲人奇异的眼光以及“瞧！他都没流眼泪。”的议论。

十三岁，我的家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，同住的亲戚搬走了，从此成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请人在废墟上搭了个小草棚，因为漏雨，又盖了间石棉瓦顶的小屋，才建成，就有人远远扔石头，把石棉瓦打出好多洞，又开始漏水。

再过三年，公家为了要那块废墟的土地，把我们移到个小木楼上，我却在搬去的一年之后突然半夜吐血，接着因为

肺病休学。

养病期间，我过得挺多采多姿，除了自己写诗画画，还因为楼下开了个“女子英文私书班”，常常穿梭在一群女生之间，而有在女生群中看女生、听女生的机会。

从高中到大学，我交过好几个女朋友，有楼下补习班的，也有外面的笔友和同学。有些笔友起初请人代笔写信，后来换成“亲自动手”；有些代写信的女生，后来自己跑到幕前来找我。说实话，那阵子挺热闹，怪不得我老娘在门口放支竹扫帚，说专打外面的坏女生。

我的亲生母亲也常来看我，但她从不露面，只偷偷借邻居楼上的窗子张望。她说得好：“我有六个儿子，‘她’一个也没有，分一个是对的，不能去打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来访，虽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在她走后忍不住地道出我的身世。

我没有惊讶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已经在许多不堪中感觉到，我把许多事藏在心里，包括佣人和亲戚对我的羞辱。或许正因此，我的心底有很多愤懑，我的个性也很叛逆。那愤懑促成我后来写了许多处世和励志的作品。那叛逆使我大三拉着女朋友，自己跑去法院登记结婚，再把证书呈给岳父大人。

我知道自己当年太鲁莽，所幸近二十多年来岳父母都在

我身边，使我能尽一分孝道、补一些过失。

当然我的老娘也由“牵着我”、“被我牵”，直到她九十三岁。其间我虽然与生母保持联系，带着妻儿前去探望，却为了不伤养母的心，未曾让她们“二老”碰面。

在家里，我也扮演特别的角色，尤其女儿出生后，我得随时注意小丫头在三位老人之间的“公平分配”，我更得注意老娘的心情，让她忘记自己是养母，让她总有安全感。

或许正因为从小到大，许多的打击、迷失、悔恨、矛盾和生离死别，以及后来担任新闻工作，又在异乡四处流浪的经验，使我自认比一般人更了解人性、更知道情是何物、更体会人生的无常。也因为有许多不堪回首和难以面对的事，使我领悟“不能改变世界，只好改变自己”，学习“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”的无为与“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”的洒脱。

但我绝没有变成乡愿，只是把痛苦换一种方式纾解。当我被人欺、被人骗之后，我会写成《我不是教你诈》或《你不可不知的人性》；当我遇到情感上的冲击，我会写《爱何必百分百》和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；当我为漂泊矛盾的时候，我会写《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和《离合悲欢总是缘》；当我被人误解的时候，我会说宁愿《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》。

无可否认，许多文章都是经过我内心再三挣扎，把“垒块”消化之后产生。但也因此，它们表现的不再是愤恨而是达观；许多丑陋的东西，换个角度看，都变得自然；用“同理心”去想，都能够释然。甚至在退一步之后，都值得感恩。今天回首前尘，我的心中不是没有恨，但是爱早已压过了恨。

这套书里收录了我四十到五十岁间最重要的“写情”之作。那十年也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段，中年得女，原本已经被磨蚀得迟钝的感情，一下子又变得敏锐，加上岳父母来，家里三位老人，让我对“老人的情”有更深的感触。儿子离家上大学，多了一分牵挂，应台湾公共电视之邀，回去作《中国文明的精神》的研究，更增加了离合的悲喜和文化的冲击。心灵敏锐了、遭遇增多了，悲天悯人的情怀加重了，自然而然产生一系列的写情之作。

非常谢谢“现代出版社”，能让我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写情书——收回，交给他们整理为“写情十书”，完整地“一次呈现”，再以《在生命中追寻的爱》压轴，把我领悟的有情世界，作个完整的分析。

我也要对我的妻——薇薇表示感恩。她陪我走过四十年的岁月，和我一起住在铁轨旁边的违章建筑区，一起走过艰

苦的岁月。这里的每篇文章，她都是第一个读者，这里的许多情节，都有她的影子。还要谢谢提供我写作灵感的许多朋友，在为他们解惑的过程，常常也解了我自己的惑。

最后，谢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对我写情系列的支持，并盼望大家能找个安静的时间，把这十本书按照时序再看一遍。读我十年间的心境变化，也分享我“十年悟道总为情”的喜悦。



爱像是脚印，
我们踩着、印着，走到今天。
回头，即使脚印印在冰雪之中，
或早已湮灭，不复可寻，
仍然知道，
那是我们走过来的爱。
人的一生有多长，
人的一生就能有多少爱。



序

爱，没什么好悔，
它只是那样发生，
那样进展，
那样消逝，或——
那样老去。

一生能有多少爱

自从二十多年前，我开始到各学校演讲，就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——“你对中学生谈恋爱的看法如何？”

每次这问题被提出来，必定引起全场的掌声，也必然会让台下的老师瞪大眼睛。

我知道那些老师希望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赞成！”

我也知道那些学生都希望我十分开明地答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在这两难之间，我总是很巧妙地说：

“爱是一种责任，你要付出爱，你就要负责。问题是，你现在有能力负责了吗？你有收入吗？你能独立吗？你会不会连早上起床，都还要父母催？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能负责，你怎么去谈恋爱？如果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对他答应爸爸、妈妈的事，都不能负责到底，你又怎么能把心交给他？”

简简单单几句，既有道理，又像打太极拳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我是谁也没得罪。



去年秋天，我去昆明，在一所大学演讲。

演讲完，又有学生提问，跟台湾的学生一样，那学生也问：“您对大学生谈恋爱的看法如何？”

我怔了一下，发觉不能再用以前的答案。因为经历了这些年月，我的观念改了。

我笑笑，反问他：“你觉得大学文学跟一般文学有分别吗？你觉得大学作曲家和一般作曲家不一样吗？广义地说，文学就是文学，音乐就是音乐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把恋爱分成中学生的、大学生的？恋爱就是恋爱，不是‘大学生谈恋爱’，是‘人在谈恋爱’呀！”

我得到了全场四千多人的掌声。



可不是吗！从小到大，我们把自己装在一个个小框子里，说自己属于哪一班、哪一组、哪一个学校、哪一种人，已经够刻板了的，难道连谈恋爱这件事，也要画在小框框里，说只有到了“某一天”，才能恋爱吗？

如果恋爱这么容易规范，也就不叫恋爱了，从古至今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恋爱故事了。



当然，有人还是会比较认同我较早的看法，认为中学生的爱不够成熟，谈恋爱非常危险。

这观点，我能赞同一部分，如我前面所说，小小年纪确实“难以对爱负责”。

只是我也要问：“到底什么年龄，爱才算成熟呢？”

如果二十岁以下的爱是不成熟。

那么——

二十八岁的女孩，说“我要找有房、有学位、有绿卡的‘三P老公’”是不是成熟？

三十五岁的男人说“我要找个有钱的太太，可以少奋斗二十年”是不是成熟？

四十岁的女人说“我立刻找个男人，还来得及生个孩子”是不是成熟？

五十岁的男人说“我一定要找个比我二十岁的少妻，免得没两年她就到了更年期”是不是成熟？

即使这些都是成熟，也不过是比较现实考量、比较世俗

而已。他们确实更能考虑门第、财力，他们也确实可能比较符合父母的期望。只是我们能说“那才是值得肯定的爱”吗？



谈到父母的期望，使我想起一位老朋友说的话。

“如果要我现在选丈夫，我绝不会选我现在的老公，年轻时太笨，选了他，受了半辈子的苦。”她说：“所以我规定女儿，二十岁之前不准交男朋友，眼睛要睁大一点，二十五岁以后再结婚。”

“你和你丈夫什么时候恋爱的？”我问。

“高中。”

“如果你现在回到高中，你还爱不爱他？”

她歪着头，想了想，笑了笑：“还会爱他，因为他那时候真是很可爱。”

在恋爱的路上，父母好像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——我是这样走来的，但你们（子女）不准再这样走去。



我在“联副”上，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，叫《心扉》——假使心有扉，这心扉必是随着年龄而更换的。

十几岁的心扉是玻璃的，脆弱而且透明，虽然关着，但

是里面的人不断向外张望，外面的人也能窥视门内。

二十几岁的心扉是木头的，材料讲究，而且装饰漂亮，虽然里外隔绝，但只要爱情的火焰，就能将之烧穿。

三十几岁的心扉是防火的铁门，冷硬而结实，虽然热情的火不易烧开，柔情的水却能渗透。

四十几岁的心扉是保险金库的钢门，重逾千斤且密不透风，既耐得住火烧，也不怕水浸，只有那知道密码、备有钥匙的人，或了不得的神偷，才能打得开。



这篇文章发表近二十年了，现在还总被提起，想必引起许多人的共鸣。

当你对这《心扉》有共鸣的时候，你能否定其中的任何“一扉”，认为那是不成熟的吗？你又能说只有“保险金库的门”，才是真正的心扉吗？

只怕你要说真正令我们感动的，反而是玻璃门和木头门。它们最脆弱，最不安全，却也最令我们“心颤”。



经历了半世纪的年月，经历了许多情感的波澜，也看过许多人世沧桑，我发觉这世上最可歌颂、最刻骨铭心的

还是爱。

且不论那爱发生得早或晚，只要是生死与之，在当时能慷慨面对的，即使后来失败了、后悔了，甚至回想起来，全然是无知与荒唐。

那爱，依然是爱，如同“玻璃的心扉”，即使被打碎了，仍然曾经是个玻璃的心扉。

爱，没什么好悔，它只是那样发生，那样进展，那样消逝，或——那样老去。

今日不可能预测明日的爱，明天也不必否定今天的爱。爱像是脚印，我们踩着、印着，走到今天。

回头，即使脚印印在冰雪之中，或早已湮灭，不复可寻，仍然知道，那是我们走过来的爱。

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爱。爱没有尊卑，没有贵贱，没有成熟与不成熟。

人的一生能有多长，人的一生就能有多少爱。

目录

序

一生能有多少爱 // 001

男人，丈夫，父亲，女儿

父与女 // 003

两个男人的战争 // 003

小心饭里多把盐 // 010

愈老愈怀念的爱 // 017

你是我绑来的人质 // 023

女人，妻子，母亲，孩子

女人，女人 // 033

女人的爱，真长！ // 033

母亲·母亲 // 040

迟到的母爱 // 040

妻子，母亲，孩子 // 046

你不疼他谁疼他 // 046